

陈福康 著

井中奇書考

遜堂



咸淳集

三山菊山後人所南鄭思肖億翁



題多景樓

時叔將劉
整闡襄陽

英雄登眺處一劒獨來遊
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
江分淮浙土天濶楚吳秋
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
憂

陈福康◎著

井中奇书考

百岁老人 章克标 署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井中奇书考/陈福康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.7

ISBN 7-5321-2217-4

I.井… II.陈… III.心史研究 IV.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976 号

责任编辑:赵南荣

封面设计:官 超

井中奇书考

陈福康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.5 插页 2 字数 432,000

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1-2217-4/I·1785 定价:32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9178575

呕三斗血，
方能书此，
后当有具眼识之。
——郑思肖

谨以本书
纪念苏州南京刊刻《心史》六个甲子周年

序

胡道静

《心史》，奇书也。郑所南，奇人也。《心史》铁函自簪井出，而所南孤臣孽子之心大白于天下，志士仁人所为欢呼者。奈别有用心之人却制造伪书说以惑世，欲从根以覆之，实为奇闻。虽辨之者有，而吠影吠声、以打假自豪者亦代不乏人，更奇闻中之奇闻。陈福康同志知此奇冤之彻底平反，非以深厚功力，集中《心史》问世以来正反两面材料，悉心对比研究，斥其无据之说，树其公正之论，天下恶乎定。遂下决心，作一全面解决之攻关性研究，乃成《井中奇书考》一书稿。所费心力，所下功夫，无可计量，终使此一历史巨案定讞于一，此亦奇事也。又以《心史》为宋季明季爱国诗文系统之重点文献，于此切入，能更深观察这两个重要时期之文学与文化，此更一奇也。福康读北京师大攻博士学位时，为故李何林教授之高材生，夙为何林教授所爱重。其博士论文《郑振铎论》，周密详尽，创义甚丰，为罕见之作，后由百年老社商务印书馆出版，

亦名世之书。乃知福康不仅通今,抑且博古,而所治课题均占民族正气、爱国主义之要津。本书稿虽无大量征引马列经典语录,然实际所显者正是实事求是之唯物史观根本法则,也是近来史学研究工作一种可喜现象。此书稿应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之优秀成果。此稿成书,而举世之精诚篇章,概不可以打假之伪旗,做穷恶之拙剧,堪能动撼之矣。福康同志,岂非亦当代之奇人乎?《井中奇书考》,亦岂非当代之奇书乎?吾与并世人士共识之!

1998年3月序于上海仙霞路之海隅文库

引言

水中出书—诸奇集萃—考证与洗冤—自验与私愿

被称为中华第一奇书的《易经》，在其《系辞·上》有一句话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（“图书”一词，殆源于此。）

据说，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，背负《河图》；又有神龟从洛水出，背负《洛书》。圣人（伏羲）便据此图、书，画成八卦。这也就是传说中《易经》的来源。然而，《礼记·礼运》孔颖达疏，则说是尧受《河图》；《广博物志》引《尸子》，又说是禹受《河图》。《尚书·洪范》云：“天乃锡禹《洪范九畴》。”孔安国认为该《九畴》即《洛书》，传曰：“天与禹，洛出书，神龟负文而出，列于背。”可知，这个水中出书的奇事，早就连时间和当事人名字都说法不一，只能是渺渺茫茫的一个不可尽信的传说而已。

而据汉代的郑玄说，“《河图》有九篇，《洛书》有六篇”。但是，流传至今的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却是两幅神秘的数字结构图。近年，有研究者发表新见，认为《河

图》、《洛书》是上古游牧时期我们先人的气象图和方位图。^① 不管怎么说,这个水中所出的图书,不会是九篇或六篇文章。

除了这最早的出书故事外,古人还传说夏禹曾登宛委山,发现金简玉字之书(见《吴越春秋》),又传说秦人在二酉山石穴中,得书千卷(见《荆州记》),等等。则都在山上,与水无关了。

而古代载于信史的出书,也有不少。最著名的,如《汉书》记载,武帝刘彻太始年间,有鲁恭王者,因扩建宫室而拆毁孔子故宅,忽在夹壁中发现经书多种,均蝌蚪古文字书写;又有《晋书》记载,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,有汲郡人不準盗掘古墓,得竹简古书数十车,司马炎遂命学者荀勖、束皙等人整理。这些也均非出于水中。至于近代以来重大发现,如安阳甲骨、敦煌抄本、西陲汉简,以及马王堆帛书等等,都是出诸地下、洞中、墓内、壁间,从无藏诸水底者。

相反的,古来图籍之受厄于水,倒是多见诸史书。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:“大唐武德五年,克平伪郑,尽取其图书及古迹焉。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,溯河西上,将致京师,行经砥柱,多被漂没。其所存者,十不一二,且目录亦为所渐濡,时有残缺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又载:“后汉兰台石室、东观南宫,诸儒撰集,部帙渐增。董卓迁都,载舟西上,因罹寇盗,沉之于河,存者数船而已。”这是古代载籍的两次大难,而其厄则均在水。

然而,在我国数千年汗牛充栋、浩如烟海的图书中,却有一部,而且仅有这样一部,真的藏于水而出于世、写

① 见 1988 年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第 2 期韩永贤文。

于古而传于今的奇书。那就是三四百年前从苏州一口古井中发现的、藏于水中已有三百五十六年之久的宋遗民郑思肖的《心史》。这恐怕在全世界的藏书史上,也是绝无仅有的!①

《心史》是如何包装保藏的,又是如何发现行世的,这里暂且不说(请阅本书有关章节)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《心史》都是一部确确实实的奇书。《心史》之称奇,自其

-
- ① 就在这篇《引言》写好不久,湖南长沙传来“本世纪最惊人的考古发现”:1996年10月17日凌晨,在长沙市中心走马楼平和堂大厦基建工地一口编号为J22的古井中,被埋藏了1700多年的简牍露出端倪。考古人员苦战二十五昼夜,这批浸泡在地下水中的三国简牍全部顺利出土。初步估算有17万片之多,这一数量超过了我国历年各地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(9万片)。简牍有三国孙吴嘉禾元年(232)至嘉禾六年的年号,内容涉及三国时代孙吴政权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赋税、租调、户籍、司法、职官、仓储诸方面,详细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、社会交往、经济关系,对于研究三国魏晋时期的历史、政治制度、社会阶级关系、经济关系、租调制度、典章制度、司法制度、简册制度具有极高价值。西晋陈寿撰《三国志》仅具纪传而无志表,这批简牍的出土可大大增补史籍之缺。闻此消息我兴奋不已!这是我们中国又为人类文化史添一奇迹,能不自豪!毫无疑问,湘井出简的意义远远超过数百年前古吴井出《心史》一事。简牍,当然是广义上的书籍之一种。那么,我在上面文章中的某些话,似乎应再作斟酌了。然而,经过考虑,我还是决定照旧。因为,吴井所出《心史》,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一部书(写本);而长沙竹简须待今人整理出版后,才成为案头的一部大书。再说,《心史》沉井的目的,就很明确地是为了保藏,因而沉井前经过科学的设计;而长沙竹简则恐非如此,其能保存至今,实出天幸。因此,井出《心史》仍然是世界藏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事。

补写了上面这段注文后不久,从湖南又传来一则喜讯:长沙市区中心五一广场九如斋科文大厦建设工地,又在一口古井中出土了东汉时期的简牍。不仅记载有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内容,而且字迹清隽优美,为我国文字的发展演变和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。看来,我国的古井真是太神奇了!

出井那天即始。最早的张国维刻本,张氏在序中即用两个“奇”字;同年略晚的林古度刻本,林氏序的第一句话就是“天下有奇人,始有奇事”,而后又三用“奇”字。顾炎武等人的诗中,更直称之为“奇书”。是的,这部书集萃了多种“奇”:不仅保藏奇、发现奇,而且刊刻奇、^①内容奇、作者奇;而更奇的,大概还数它问世后的遭遇之奇。

其遭遇之奇,本书将详述,这里先简单地说说。

《心史》出井刊行后,即受到明季爱国人士热烈欢迎,序跋、题咏、品评者之多,据数百年后的我所知,即逾百人。而刻行后约四五十年,待有明遗老凋零殆尽之际,始有投靠清廷的一二无耻文人毫无论证、吞吞吐吐地称其为“伪书”,但当时就曾遭人反诘。又过了约百年,在清朝加强思想专制之际,御用文臣终于编凑出几条“理由”正式判其为伪,同时官方以“军机处”名义“奉上谕”将其列入“应毁”书目。此后,“伪书说”虽不时遭到学者(包括一批第一流大学者)的反驳,但毕竟流行天下,感人甚深,迄今犹未消绝。甚至连当今一些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工具书(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等)亦受其惑,兢兢然称“或疑为后人假托”。直至最近出版的不少文学史,或称其很可能是“伪书”,或虽写到郑思肖却又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《心史》。(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:郑思肖如果没有《心史》,那么文学史凭什么将他与宋季爱国诗人谢翱、林景熙、汪元量等人并提呢?)

由此更可见此一问题的严重性,和亟须解决此一公

① 指同年即有两种初刻,不久又与他书合刻,更有日本刻本,为其他古书所罕见。

案的必要性。研究《心史》，首先即须考辨其真伪，与此相关也要弄清其刊刻的经过，初版序跋者的生平，“伪书说”的出现及衍变，等等。本书立意作一番穷根究底式的研究，以求对此公案作一最后的彻底的解决。史学大师陈寅恪有诗曰“著书今与洗烦冤”，此之谓欤！本来，我国的人文研究，从《易经》开始，就倡导“探賾索隐，钩深致远”（语见《系辞·上》）。这就须说到考证了。

考证本是传统的治学方法，是真学问。正确的考证，是科学的、高难度的，是探讨一切历史问题所不可少的。尤其是“洗冤”类的论著，更绝对少不了考证。然而，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，考证就交了华盖运，被命定地与“繁琐”绑在一起，更莫名其妙地被归属于“资产阶级的”。思想学术界拨乱反正以后，惟考证一道似仍未脱华盖运。大学文科讲台上从不讲授这门学问，出版社、报纸杂志的不少操笔政者对它不屑一顾，如要考学位、升职称、评奖项则更没它的份。时下在学坛上频频露脸、风头十足者，几个识得考证为何物，却对它妄加讥刺，而以有“思想”、有“理论”自诩；然而，正如清人章学诚说的：“思而不学，其为瞽说，可胜唾哉！”此辈中最能惑人者，是在玄谈虚论中略能扯上几句历史，或其文笔还有几分潇洒、妩媚；然而又如章学诚说的：“伪乱真而文胜质，史学不亡而亡矣！”当今学术失范已亟，流弊种种已有有识之士大声疾呼；而我认为鄙薄考证正是学术堕落一个必然原因。而且，学风本关乎世运，蔑视实学、崇尚玄谈所造成的后果，早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来。因此，我一直认为，现在亟需为考证本身“洗冤”！

当然，我决不是说考证便是研究的一切，也不敢鄙薄纯理论研究。再说，考证本身也有高下不等的层次。

我仅仅认为，“冥证”（梁启超语）归根结底也须以实证为基础，而现在在我们这儿，尤其是文学研究界，最受轻视甚至排斥的，就是考证研究。我深知自己学殖浅薄，“考证”二字不敢随便自用，但不过持有上述这样一种不合时尚的想法，有时也写点考证的文章，便曾大吃苦头。只是我力求心如古井，寂寞自甘，洁身自好，也就其乐自得而不思自悔了。现在，我写这本书，却想斗胆题名为《井中奇书考》。^① 在自己尊敬的学者、师长面前，用这个“考”字作书名，我颇惶恐于是否够格；在那些蔑视考证的“学者”面前，我用这个字，却是为了表达我的一种蔑视。至于书的副题，可以长一点，就叫“郑思肖《心史》暨宋季明季爱国诗文研究”。以表示我认为考证就是研究、研究离不了考证的意思。为什么又提到“宋季明季”呢？因为《心史》写作于宋元之际，而问世于明清之际。这两个时期，正是我国历史上大灾大难、爱国主义诗文涌现最多的时期（也是近代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爱国学人谈得最多的两个时期）。研究《心史》，研究郑思肖，研究其创作背景和面世后的影响，都是必须同时结合对这两个时期爱国诗文的研究的。而通过一本书，可以将这样两个隔开的时期的文学串起来进行研究，这本身也可称为这本奇书之一奇吧。

因此，本书主要研究郑思肖及其《心史》，但并不仅限于此。我想“狂妄”地借一部名著来进一步说明。人所周知，陈寅恪晚年穷十年功夫写成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并不仅仅只为柳氏这个侠女名姝作传，也不仅仅为钱柳因缘诗作笺释；而是为“窥见其孤怀遗恨”，以示“犹应珍惜引伸，以

① 《心史》两种初刻本，皆题为《井中心史》；“奇书”乃顾炎武等人评语。

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^①（陈寅恪的另一本《论〈再生缘〉》，亦不仅仅谈《再生缘》这部弹词，而更有深意。尤可一提的是，陈寅恪多次将自己晚年的这两部力作，比作郑思肖撰著的《心史》。）本人心向往之。虽然远不能望大师项背，亦不讳言踵步效武之私衷。本书最主要的意义，自然是弘扬爱国主义，写我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和高昂的头颅。

同时，陈寅恪又自述撰著《柳如是别传》“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”。^②这部巨著正可看作他实践所倡导的“以诗文证史”、自验提高文史研究科学性的著作，也可视为他的治学方法的示范和结晶。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位大师钱锺书，他先后撰写巨著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，不仅亦为忧患孤愤之作，而且连他特意采用文言载体，也带有“藉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”的目的。^③对此，敝人虽不能及，亦心向往之。撰写本书，也有“自验”之意，即测验自己的学力和识力，试试将传统考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从事研究的能力（原也设想以浅近文言撰写，但一是怕写不好，二是怕出版社不接受，遂放弃）。当然，也想试试当今文坛能否宽容（甚至欢迎）我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法来写这样的一本书。

郑思肖其人，虽然有人称他为“老腐儒”（明·徐树丕语），实则能诗善画，博通文史，偶然儒者，又旁涉梵书道笈，乃至天文地理，造诣甚深。因此，对他的研究便几乎涉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。藐余小子，出身贫寒，自少荒学，如今又在一家以讲授外语为主的学校混饭。老作家

① ② 《柳如是别传》第一章《缘起》。

③ 参见柯灵《促膝闲话中书君》。

施蛰存先生诗曰：“西学未闻中学废，能通胡语即天骄。”如今大的学术环境正是如此，我所处的小环境更可想而知。缺少图书资料，缺少师长同调，缺少经费钞票，而欲论郑思肖于七百多年前，论《心史》出井于三百多年前，谈何容易，诚不自量力。不过，我对这个课题深感兴趣实已有多年的，平时看书耙梳，积少成多，也掌握了不少资料。加上时常想起陈寅恪的一句话：“但今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，典籍多已禁毁灭佚，虽欲详究，恐终多讹脱。若又不及今日为之，则后来之难，或有更甚于今日者，此寅恪所以明知此类著作之不能完善，而不得不仍勉力为之也。”^①我深为大师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道德心所感动，因此也想向他学习，知难而上，竭尽全力，来写这样一本书了。写时极苦，苦中有乐，其乐不足与外人道也。正如国际著名大科学家丘成桐先生说的：“做学问……好像去挖一个金矿，在挖的过程中是很枯燥的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能够成功地将一个难题解决亦是很大的乐趣，……能够将一个几百年没有解开的谜第一个解开，那种感觉和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感觉是一样的。”^②而随着一个个疑团的解开，有迫切发表的愿望。幸运的是，在一些学界前辈的关心支持下，我终于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立项资助。这就更激励了我。

本书力求写成一部具有长久学术生命力的专著。私愿今后凡研究宋元史、民族史、文学史、遗民史等的人，都会想到读一读郑思肖《心史》，同时也读一读拙书；而且，私愿今后研究明清史、藏书史、辨伪史、文祸史以及绘画

① 《柳如是别传》第一章《缘起》。

② 《科学大师话未来中国》，2000年8月12日《文汇报》。

史者等的人,也会参考一下拙书。如果能这样,那么我消耗在此书上的生命便是值得的。

目 录

序	胡道静 (1)
引 言	(1)
水中出书—诸奇集萃—考证与洗冤—自验与私愿	
第一章 郑思肖的生平与家世	(1)
元明人的记述(柴志道—王廷器—陆行直—周寿孙—郑元祐—陶宗仪—唐谦—王行—王逢—卢熊—王达—韩奕)—郑思肖自述(《心史》外作品中的自述—《心史》内的自述)—《家传》研究	
第二章 郑思肖的绘画	(33)
不能不谈—郑氏绘画的题材—题咏和著录—推篷竹卷—绢本墨兰—国香图卷—清宫国宝	
第三章 郑思肖的诗文与创作历程	(77)
著录诸书(《大无工十空经》、《释氏施食心法》、《太极祭炼》、《谬余集》、《郑所南文集》、《一百二十图诗》、《锦钱余笑》)—佚诗佚文—《心史》—三个创作高潮	
第四章 郑思肖与宋季爱国文人	(102)
动荡的时代—郑思肖的朋友—文天祥及谢枋得、谢翱等—所仰理宗朝四方伟人(名相六人—阍臣六人—名臣二十四人—道学七人—文臣六人—诗人二十一人)	
第五章 《心史》出井与刊刻经过	(134)
出井经过—四库提要的误述—张本序跋刊刻经过—林本刊行经过—两本之比较—此后的刊本	
第六章 《心史》明刊本的序跋者	(152)
张本的序跋者(张国维—冯维位—张世伟—文从简—文柟—陆	

嘉颖—陆坦—陈宗之—杨廷枢—姚宗典—姚宗昌—许元溥—朱袞—丘民瞻—华渚—朱镒—张劭—郑敷教—凌—槐—僧达始、赵均、邬继思)林本的序跋者(曹学佺—林古度—汪骏声—叶益荪、高拱京、强惟良)—所谓的“作者”

第七章 《心史》与明清之际爱国文人…………… (173)

专咏与步韵者(黄居中—归庄—钱肃乐—王夫之—方文—孙枝蔚—杨补—顾炎武—方孔炤—吴之器—蒋臣—张岱—陆世钥—刘城—黄淳耀—沈荣)—序跋、刊印、选录者(王嗣美—陈弘绪—方润—洪士恭—王御—郑起泓—杨岌—周裳—惠康野叟—陈焯—贺复徵—周之标)—诗中提及者(读彻—陈函辉—邢昉—陈璧—朱鹤龄—徐开任—黄宗羲—陆世仪—陈瑚—吴绮—王揆—李邕嗣—孔自来—沈垎—陈僖—庞嘉奎—无名氏)—文中提及者(钱士升—许重熙—谈迁—徐树丕—徐孚远—查继佐—祁彪佳—吴伟业—方以智—黄周星—王潢—钱澄之—朱潮远—徐崧—张煌言—沈光宁—王弘撰—刘廷奎—计六奇—毛奇龄—李中馥—李成之—黎元宽—牛若麟—王焕如等)—其他可知肯定者(杨廷麟—李清—林奎—凌嗣—陈济生—朱树滋、钱肃图、戴本孝等)—明末较年轻者(魏禧—曾灿—潘江—吕留良—黄虞稷—钱曾—屈大均—陈恭尹—全吾骥—叶矫然—张大纯—吴之振—褚人获—赵巖—王士禛等)—钱谦益

〔附〕《心史》在清末、民国抗战时期及在国外…………… (240)

晚清诸子和南社诗人等(黄遵宪—沈曾植—李宗祚—王式通—章太炎—康有为—梁启超—闾铎—王国维—范祚—陈去病—高旭—柳亚子—黄人—黄节—邓实—刘师培—孙寰镜—高增、周实、罗振常、梁鸿志、吴梅、马叙伦等)—《心史》在抗日救亡时期(欧阳渐—郑贞文—周贯仁 and “党国先进”—郁达夫、顾颉刚、余嘉锡、蒋逸雪等)—《心史》在国外(朱舜水—林鹤峰—梁川星岩—都彻阿警—伊藤松—保冈孚—大桥正彦—桑原鹭藏—中山久四郎—汉南、南湖、哀江南客—高罗佩)

第八章 《心史》“伪书说”出现后…………… (266)